

## 明清时期中朝马匹贸易探析

郭思齐<sup>1</sup> 衣保中<sup>2</sup>

(1. 铜陵学院 经济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61; 2.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马匹是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重要商品,该时期的马匹贸易在整个中朝贸易史和中外经贸交流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中朝马匹贸易在明代前期主要是官方贸易,朝鲜通过贡马与和买马的形式向明朝输入大量马匹。明中期至清后期主要是非官方马匹贸易,中朝两国通过使行、边市、民间越境这三种贸易形式进行马匹贸易,其中以中国东北的“胡马”向朝鲜输入居多。总的来说,明清时期中朝马匹贸易具有友好互惠的特点,双向贸易出现了以绢马、牛马贸易为代表的易物贸易,后期贸易则具有自由倾向性较强的特点。马匹贸易为中朝间宗藩关系的确立搭建了桥梁,促进了清朝的崛起和东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也对朝鲜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中朝贸易;马匹贸易;边市贸易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4-0082-13

## A Study on the Hors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O Siqu<sup>1</sup> YI Baozhong<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61;

2.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Horses are important commodity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horse trade in this period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and Sino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The hors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was mainly official trad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Korea imported a large number of horses to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form of tribute and purchase of horses. From the mid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mainly unofficial horse trade. China and Korea carried out horse trade through three trade forms: travel, border markets and folk cross-border trade, most of which were imported from "Hu Ma" in Northeast China to Ko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benefit, two-way trade, barter trade represented by silk horse, cattle and horse trade, and strong tendency of trade freedom in the later stage. Horse trade built a bridg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uzerain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promoted the rise of Manchu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frontier areas, and also great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Korea.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orse trade; border trade

[收稿日期] 2021-09-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10JZD008)

[作者简介] 郭思齐(1985-),男,铜陵学院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中国经济史;

衣保中(1962-),男,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史。

古人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sup>①</sup>。“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要,莫先于马。”<sup>②</sup>在使用冷兵器作战的古代社会,马匹是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稀缺性战略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可能影响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和经济状况的特殊商品。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对盛产马匹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一定数额的马匹输入需求,在战争时期这种需求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后者对中原出产的绢、茶、米、布等商品也始终怀有强烈的贸易动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就开始与周边鬼方、土方、羌、马羌等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在汉代,通过与匈奴、西域诸国、西南夷、东北夫余人进行贡赐贸易、边地互市和民间贸易,引进了诸如浩门马、天马、管马、巴滇马、大宛马、野马等大批良种马。唐代时,与突厥、回鹘、党项、羌、契丹、吐蕃、吐谷浑等民族,通过贡赐与互市等形式广泛进行了马匹贸易,并开始了从传统绢马贸易向茶马贸易的演变。到宋代,茶马贸易已经成为与游牧民族开展马匹贸易的重要形式。元代时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善骑射,在空前辽阔的版图内设置了十四个官牧场,一度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的马匹匮乏问题。进入明代,蒙元残余势力虽退回了塞北草原,但其强大的骑兵力量仍然威胁着明朝北部的边境腹地,马匹输入也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国之大事”。明初统治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在短时间内必须得到足够的战马来对抗蒙古人,同时又需要把马匹作为笼络藩国的外交武器,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围绕马匹问题,明朝诸帝煞费苦心,针对不同的对象,实行了各具特色的官方马匹贸易,以解决马匹输入问题。除普遍的贡马外,还分别设有西番的茶马互市、琉球和西域的市马、蒙古和辽东的马市等。

朝鲜也是明朝统治者重点关注的马匹贸易对象。明太祖利用朝鲜国王急于求得宗主国庇护的心理,向其大规模和买马匹,使朝鲜成为仅次于西番诸族的第二大马匹来源地。然而持续不断的马匹输出,很快使以农立国的朝鲜陷于马匹资源枯竭的境地,中朝官方马匹贸易遂先于其他地区走向衰落。代之而来的是马匹流向的逐步逆转,最终演变成了以中国向朝鲜输出为主的非官方马匹贸易。在明清时期长达五百多年的中朝经贸交流过程中,马匹这种特殊商品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中朝两个农业国之间进行马匹贸易,从以朝鲜马匹输出为主,到双向输出并行,再到以中国马匹输出为主,这样的演化过程在中国对外马匹贸易史上可谓仅此一例,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国内学界对明清时期中朝马匹贸易的研究开展较晚,但成果颇丰,重点集中在明代前期贡马与马匹和买贸易上<sup>③</sup>。如李岭专门探讨了明初明、丽之间的“贡马”外交,指出“‘贡马之争’成为双方关系的晴雨表”。屈广燕不仅研究了高丽末期对明朝的贡马问题,也对其后朝鲜(李朝)的岁贡、节日贡及别贡中的贡马情况做了探讨。屈广燕和郑红英阐述了明朝与朝鲜之间马匹和买的背景、过程、规模与特点,并指出和买马匹是带有临时性与强制性的一种官方贸易,是维系双方朝贡关系的重要筹码;林金树和林杰则分别探讨了洪武、建文时期官方马匹贸易的特点;高艳林阐述了以马匹贸易为主的明代前期中朝官方贸易的演变过程。也有一些研究明代中朝贸易的著述,不同程度地涉及中朝马匹贸易问题<sup>④</sup>。如侯环和侯

①《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840页。

②[明]杨一清:《杨石淙文集》卷2,《皇明经世文编》卷115,平露堂刻本,第18页上。

③主要成果有:王薇、林杰:《论中朝两国间最早的谈判贸易——兼及明惠帝的对朝政策》,《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高艳林:《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林金树:《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政治游戏中的官方贸易》,《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李岭:《明朝、高丽的贡马之争与明丽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屈广燕:《明朝前期与朝鲜半岛马匹和买贸易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屈广燕:《历史传统与现实战略的融合——明朝前期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构建(1368—1450)》,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郑红英:《朝鲜初期与明之贡马贸易及其影响》,《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④相关成果有:侯环:《明代中国与朝鲜的贸易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馥中:《明代中国与朝鲜贸易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刘春丽:《明代朝鲜使臣与中国辽东》,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于子浩:《明代的贡物、蕃货及其流通》,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馥中都论及明代中朝间贡赐贸易、和买马贸易、使行与边市贸易中的马匹贸易活动;于子浩探讨了李朝如何解决向外大量输出马匹的马源问题。清代中朝马匹贸易虽然没有专门性的研究成果,但同样有一些著述关涉马匹贸易<sup>①</sup>。如郭庆涛对清代会宁、庆源边市马匹贸易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刘为谈了朝鲜从中国境内私贸马匹的情况;李艺揭示了李朝政府对清马输入与本国马输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徐娇瑾探讨了边市马价的变化和清马在朝鲜的广泛用途;尹永日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朝间使行与边市马匹贸易;台湾学者张存武引用丰富的史料,对清代两国间马匹贸易的形式、规模,朝鲜对清马的依赖等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探讨,对于研究中朝马匹贸易颇具参考价值。上述学者虽然对明清时期中朝马匹贸易的各阶段或各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研讨,但尚未见到对该课题整体状况和规律性特征的系统研究。笔者认为,系统探讨明清时期中朝马匹贸易问题,对于推进和细化中朝经贸关系史和中国古代马匹贸易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故拟对此展开初步探讨,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 一、明代前期中朝官方马匹贸易:朝鲜向明朝大规模输出马匹

明代官方马匹贸易<sup>②</sup>,包括朝鲜向明朝贡马和明朝从朝鲜和买马匹的大规模贸易活动,时间主要发生在明代前期。

### (一)朝鲜贡马:规范的藩属国马匹进献活动

贡马是在朝贡形式下进行的变相马匹贸易活动。按照明朝的制度性要求进献马匹,是朝鲜对明朝贡的重要内容。朝鲜向中原政权贡马,有上千年的历史。早在中国的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濊人就已开始向曹魏进贡果下马<sup>③</sup>。南朝刘宋时,高句丽王曾献马八百匹助宋文帝“北讨”<sup>④</sup>。唐宋时也有过朝鲜半岛政权向中原献马的记载。元代时,耽罗(济州岛古称)成为元朝的官牧场,繁育了许多良马。当时的高丽也经常向元朝贡马。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高丽“进马于元不绝”<sup>⑤</sup>。但朝鲜半岛政权向中原王朝规范性贡马制度的形成,还是在明代初期。

明朝建立之初,高丽恭愍王曾在明朝和北元之间持政治观望态度与双面外交政策。随着明朝势力的强大,高丽逐步疏元亲明,但又不愿马上与北元交恶。洪武二年(1369),明、丽派使臣互访,并开始简单的贡赐品交流。洪武五年(1372),恭愍王遣吴季南等“奉表贡马及方物。”<sup>⑥</sup>这是恭愍王欲图以贡马打通与明朝之间关系的初步尝试。此后几年高丽又数次遣使贡马。但明太祖不满意高丽仍与北元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恶其不诚”,连续数次却贡不受<sup>⑦</sup>。洪武七年(1374)九月,高丽上层亲元势力抬头,发生了高丽护送官金义杀害明使蔡斌和高丽权臣弑杀恭愍王等严重事件。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就恭愍王被弑一事对高丽使臣痛加指责,同时提出惩罚性要求:“今岁贡马一千……,明年贡金一百斤、银一

① 相关成果有: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郭庆涛:《试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清朝与朝鲜的会源边市贸易》,《韩国学论文集》1997年;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尹永日:《朝鲜与清贸易关系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徐娇瑾:《清代中朝图们江互市研究——以〈同文汇考〉为中心》,长春师范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艺:《朝鲜对清贸易中的违禁物品》,吉林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官方贸易在本文中特指两国政府间的贸易活动,不包括一国政府与另一国商民之间进行的贸易。

③ 《三国志》卷30《魏书》30《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濊》,中华书局,1959年,第849页。果下马是一种体高不及一米的矮马,因骑之可穿行于果树下而得名,这种马健行且有耐力,分布于东亚一些国家地区。

④ 《宋书》卷97《夷蛮传·高句丽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3页。

⑤ [朝]郑麟趾:《高丽史》卷31《忠烈王四》,日本国书刊行会,1908年,第482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75,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385页。

⑦ 《明史》卷320《外国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8281页。



万两、良马一百匹、细布一万匹”<sup>①</sup>。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又以高丽贡不如约为由再行惩罚,要求将“前五年未进岁贡马五千匹、金五百斤、银五万两、布五万匹,一发将来,乃为诚意。”<sup>②</sup>高丽王辛禑屈从于明太祖的意志,设立专门机构“进献盘缠色”负责贡马事宜。洪武十七年(1384)至十八年(1385)是高丽贡马高峰期,贡马五次,每次一千至二千匹,另有金银折准马365匹<sup>③</sup>,计6365匹;加上此前的570余匹,洪武十八年之前贡马6930余匹。

考虑到大规模的贡马很难持续下去,明太祖于洪武十九年(1386)改变思路,向高丽提出贡马定制:“三年一朝,贡良驥五十匹”<sup>④</sup>。随后又多次重申:“三年一朝,贡良骑五十匹。谕令岁岁终以此约为验。”<sup>⑤</sup>明太祖还做了这样的解释:“微需马种,以固其诚,其数五十,比前之贡二十分之一”<sup>⑥</sup>。

李朝<sup>⑦</sup>取代高丽之后,继承了此前高丽的贡马义务。由于朝鲜半岛金银产量较低,长年提供大量岁贡金银颇感困难,早在洪武十七年已有以马匹折准金银的做法<sup>⑧</sup>。宣德四年(1429)李朝又提出“以马匹及苧麻布准折金银”,得到明宣宗的恩准。次年李朝礼曹议定,正朝、节日、千秋进献,加马84匹、丝绸100匹<sup>⑨</sup>,来顶替原来岁贡里的黄金和白银。这样的“折准贡马”,至少到嘉靖十二年(1533)时还在执行<sup>⑩</sup>。此外,谢恩、钦问起居、圣节等赴明使节也进献过数量不等的马匹。如景泰七年(1456)李朝世子朝见时“进马一百匹”<sup>⑪</sup>,李朝世宗朝(1418—1450)谢恩、进贺等别使进杂色马计622匹<sup>⑫</sup>。

长年进贡种马,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小国朝鲜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嘉靖八年(1529)已有“贡马不良”<sup>⑬</sup>的问题出现。天启元年(1621),朝鲜陆上贡道因后金占据辽东受阻,改由海路经山东登州朝贡。崇祯九年(1636)时,便已然“贡马久绝”<sup>⑭</sup>了。

朝鲜在洪武十九年后形成了向明朝“三年贡种马五十匹”的规范性贡马制度,并持续至明代末期。这不仅在朝鲜历史上,而且在中外贡马史上都是罕见的。明代前期,朝鲜贡马数约8400匹。明中后期,朝鲜贡马数约7900匹。总计明朝二百多年间,仅贡马一项中国从朝鲜获马约16300匹<sup>⑮</sup>。

## (二)和买马:规模宏大的明鲜政府间马匹交易

和买贸易是以国家名义直接进行的官方贸易,其特点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强制性买卖。贡马与和买马,都是发生在朝贡制度框架下的官方马匹贸易行为。贡马与和买马的不同在于:一是进马数量上,明朝每次向朝鲜和买马至少在三千匹以上,多者一次和买马上万匹。而贡马虽然也有一次二千匹的情况,但实行时间不长,多数时期是朝鲜一次贡马几十匹。二是交易方式上,贡马属于藩属国的无偿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禑》,中华书局,1980年,第1册,第58页。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禑》,第59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禑》,第60—67页。

④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禑》,第68页。

⑤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6《世宗三》,中华书局,1980年,第2册,第420页。

⑥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禑》,第71页。

⑦ 李氏朝鲜,简称李朝,系1392年李成桂推翻王氏高丽后建立的王朝,共存在519年。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该王朝灭亡。

⑧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禑》,第60页。

⑨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世宗二》,第1册,第352—353页。

⑩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9《中宗七》,第3册,第1200页。

⑪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9《中宗七》,第1200页。

⑫ 屈广燕:《历史传统与现实战略的融合——明朝前期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构建(1368—1450)》,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⑬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9《中宗七》,第1174页。

⑭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6《仁祖五》,第9册,第3557页。

⑮ 朝鲜向明朝贡马数,系笔者根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文献统计所得。

贡献,明朝给予多少赏赐随意性较大。而和买马时,明朝则事先承诺要付给一定数目的马价,至少在名义上是商业性等价交换行为。

早在明初,明太祖就关注到元朝曾在济州岛上牧养了大批良马(即耽罗马)。洪武七年,明太祖命高丽恭愍王从济州征调两千匹好马,但因遭到亲元的耽罗牧子强烈抵制而作罢<sup>①</sup>。后来高丽虽贡马数千匹,仍难以满足明朝的需求,同时高丽国王也表示交纳包括马千匹在内的高额岁贡颇有难度<sup>②</sup>。洪武十九年,明太祖决定变征马为买马。他一方面明确了高丽每三年贡马五十匹的岁贡定制,另一方面则向高丽正式提出大批量和买马匹的要求,即以一万匹缎子、四万匹绵布为交易代价,“和买马五千匹”<sup>③</sup>。从当年年底开始,明丽间的官方马匹贸易由无偿贡马转入以有偿“和买”为主要形式的阶段。

从洪武十九年至景泰元年的65年间,明朝共向高丽/朝鲜和买马匹11次。其中洪武年间4次,交易马23420匹。建文年间一次,交易马9548匹。永乐年间四次,交易马32999匹。宣德年间一次,交易马5000匹。景泰年间一次,交易马2477匹。共计易马73400余匹(见表1)。至景泰元年,对瓦剌战争形势好转,马匹缺乏问题得到缓解,明代宗遂下诏“(马)未至者,止勿贡”<sup>④</sup>。此后明朝与朝鲜之间再未进行大规模的马匹和买贸易。

表1 明朝和买高丽/朝鲜马匹统计表 (单位:匹)

次数	和买年份	明朝要求和买马匹数	运到马匹数
1	洪武十九年(高丽辛禑王十二年,1386)	3000	3040
2	洪武十九年(高丽辛禑王十二年,1386)	5000	5000
3	洪武二十四年(高丽恭让王三年,1391)	10000	9880
4	洪武二十七年(朝鲜太祖三年,1394)	10000	5500
5	建文三年(朝鲜太宗元年,1401)	10000	9548
6	永乐五年(朝鲜太宗七年,1407)	3000	3000
7	永乐七年(朝鲜太宗九年,1409)		9999
8	永乐十九年(朝鲜世宗三年,1421)	10000	10000
9	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1423)	10000	10000
10	宣德二年(朝鲜世宗九年,1427)	5000	5000
11	景泰元年(朝鲜世宗三十二年,1450)	20000~30000	2477
合计		86000~96000	73444

资料来源: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1~2册,第69~463页。

整个明代,通过贡马与和买马由高丽/朝鲜输入的马匹约9万匹。通过官方贸易从高丽/朝鲜获得马匹,成为明代前期相当重要的马匹输入途径。以洪武年间为例,各民族地区及外国向明朝贡马与市马总数约13.6万匹<sup>⑤</sup>,而来自高丽/朝鲜的贡马与和买马3万余匹,约占总数的22%,马匹输入量仅次于西部各番族。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上《恭愍王》,第1册,第38~40页。

② [韩]金渭显:《高丽与明之间的贡马问题》,《韩国学论文集》第7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禑》,第69页。

④ 《明史》卷320《外国一》,第8286页。

⑤ 据《明太祖实录》和王世贞《市马考》([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9,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0~1711页),并参照李健、刘晓东《洪武十六年明朝往琉球“市马”的目的探析》(《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1期)、胡云生《论明代回回的朝贡贸易》(《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易红《明琉关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研究统计,包括洪武年间西南、西北地区各番族、朝鲜、西域诸国及琉球等国家和民族地区的贡马、市马数。

## 二、明代非官方马匹贸易：中朝间小规模双向马匹交流

从景泰二年(1451)之后,中朝马匹贸易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朝鲜与明朝之间双向贸易,且由明朝输往朝鲜马匹趋向增多的阶段。

### (一)非官方马匹贸易:缺马的朝鲜热衷于从中国回购马匹

朝鲜由马匹输出国变为输入国,主要原因是中朝之间对马匹需求的情况发生了逆转。

明代前期五十多年间,洪武、永乐两朝通过战争俘获、贡马、市马和官民牧养的方式,使马匹拥有量得到较快的增长。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国内马匹拥有量达到158万余匹<sup>①</sup>,缺马情况基本缓解。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仁宗即位不久,便宣布停止向西域诸国买马和向川陕茶马司运茶<sup>②</sup>。后来虽因战争需要又两次向朝鲜和买马7400余匹,但到景泰元年与瓦剌停战后即完全停止了这项贸易。与此同时,朝鲜却因连年向明朝大规模卖马,致使国内出现马匹严重匮乏的现象。一方面朝鲜马匹的拥有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马匹的质量也严重退化,老弱驽劣之马居多,急需从辽东和女真人那里输入马匹改善国内缺马的现状。明代时朝鲜国内马的品种主要分为三类,“曰乡马,曰胡马,曰济马。……曰胡马,从北方来者也。曰乡马,国中之所出也。国马如驴,无从而得良焉,胡马居百之一二”<sup>③</sup>。品质优良的胡马数量较少,名声颇大的济马(即耽罗马)也存在着数量减少与品种退化的问题。永乐二十二年,已有李朝大臣提出“今与开原不通已五十年矣,鞑靼马绝种。且济州虽产马之地,体大性驯者不产,将来可虑。”<sup>④</sup>洪武初年时济州岛上有马二、三万匹<sup>⑤</sup>,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济州岛牧场已经是“五十马难得以提出”了。“近年济州马匹多数出来,其势然矣。”而照此下去,“必无可可用之马矣”<sup>⑥</sup>。

朝鲜养马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正是通过马匹和买与贡马向明朝大量输出马匹造成的;另外高丽在收复济州岛时对善于养马的耽罗牧子进行镇压,也破坏了岛上原有的良马牧养条件。在严重缺马的压力下,朝鲜不得不反过来从中国购买马匹,以缓解国内缺马和马种退化的问题。

除了贡马与和买马这两种官方马匹贸易之外,中朝间的使行、边市、民间越境贸易等非官方贸易中,也包含着马匹贸易活动。这三种贸易形式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半官方性质的使行贸易与由边市、民间越境贸易组成的民间贸易。明代中朝非官方马匹贸易的特点,一是潜贸(马匹走私)盛行;二是马匹双向输出,既有朝鲜人向汉人和女真人买马,也有朝鲜人暗中往辽东地区卖马。在非官方性质的双向马匹贸易中,马匹的主要流向已经逆转,获马较多的是作为藩属国的朝鲜。

### (二)明代使行马匹贸易:明朝使臣的少量购马与朝鲜使团的大力购马

使行马匹贸易是明代朝鲜从中国输马的主要渠道。使行马匹贸易是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贸易,参与贸易的人员是具有官方身份的使团人员。明朝使臣和朝鲜使团人员都参与了马匹贸易活动,而以后者的参与度更为广泛。

明朝使臣被朝鲜人称为“天使”。“天使”中不乏索求无度的宦官,他们常借出使朝鲜之机进行不公平的勒索式贸易。如永乐十五年(1417)宦官黄俨出使时,“以将来粗绵布九百九十九匹请易马四十匹”。<sup>⑦</sup>

①《明太宗实录》卷266,永乐二十一年十二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421页。

②《明仁宗实录》卷1,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6、18页。

③[朝]李学逵:《洛下生集》册20《东事日知济州马》,《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年,第290册,第617页。

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4《世宗一》,第1册,第317页。

⑤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上《恭愍王》,第38页。

⑥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38《宣祖十四》,第6册,第2303页。

⑦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3《太宗二》,第1册,第275页。



又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宦官郭做出使时,“专为贸易”滞留不走,求请“铜银鞍马”等物<sup>①</sup>。

比起明使为数不多的购马行为,朝鲜使团在明朝境内的马匹贸易活动范围更广泛且持续时间较长。朝鲜使团在中国享有其他藩属国使团少有的特权,不仅朝贡次数最为频繁,而且在京师会同馆开市时间不拘期限<sup>②</sup>。朝鲜使团在中国贸马有为本国政府购买马匹和为个人私利从事贸易两方面的动机。李朝政府常要求出使明朝的使团为本国潜贸马匹。如正统十三年(1448),李朝世宗指令“每年正朝、圣节使臣之行,令通事二人以黄海、平安牧场牝马及布货”易换“辽东牝马可作种马者及骡驴”<sup>③</sup>。朝鲜使团人员对马匹私贸更感兴趣,他们在暗中从事两种马匹贸易:一是私购中国马。如万历十五年(1587)陈谢使裴三益等人,就在辽东百姓李勇相家买过一匹赤色马<sup>④</sup>。二是在中国境内贩卖朝鲜马。如永乐六年,使臣洪恕出使时将自己的座骑易换了彩绢<sup>⑤</sup>。弘治年间,“义州人民及诸邑护送军到辽东者,……争以马匹贸换纱罗绫段”<sup>⑥</sup>。

### (三)明代民间马匹贸易:边市合法贸易与越境走私贸易并行

边市贸易与民间越境贸易是中朝民间贸易的两种形式。边市贸易是相对规范且更具合法性的非官方贸易形式,它不仅有民间越境贸易所不具备的合法性,也比使团人员的潜贸易合法且符合规则。但在明代,中朝边市贸易本身正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真正存续的时间并不长。明初和明后期,中朝之间在鸭绿江下游短时间开设过边市。洪武十七年,在明朝的要求之下,高丽同意在鸭绿江下游南岸的义州开设互市,并规定“禁用金银、牛马”交易<sup>⑦</sup>。洪武二十四年,高丽就停止了互市。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抗倭战争亟需大批军粮,李朝政府向明朝提出请求,“于中江去处姑开场务,通行买卖”<sup>⑧</sup>。次年得到明朝同意,在义州附近江心兰子岛设市,称“中江边市”。中江市每旬开市三日,朝鲜商民在边市上以金银、人参、布匹、铜铁等易换辽东的米谷、马和驴骡等。万历二十四年,李朝宣祖曾派人“前往义州中江及宽奠等处随便贸马,以备战阵之急用”<sup>⑨</sup>。抗倭战争结束后,李朝政府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提出关闭互市,中江边市即告停罢。

民间越境贸易是边市之外地域的跨国贸易活动。中朝两国间早就存在着民间马匹贸易。在元代,高丽人经常到北京卖马,每次交易几十匹,但交易次数却相当频繁<sup>⑩</sup>。进入明代,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均禁止民间马匹贸易,因此两国间的越境马匹贸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贸易。还在明初官方马匹贸易盛行之时,就有高丽“商贾之徒,将牛马、金银、苧麻布潜往辽沈买卖者甚众”<sup>⑪</sup>。永乐年间,“义州民朱介夫等四人潜将马匹卖诸境外人”,朝鲜人“卖马于彼土者以千数”,也有辽东人进入朝鲜境内“买马千余匹以还”<sup>⑫</sup>。明代后期,嘉靖七年(1528)在义州附近江边有明朝人“乘夜潜通,至如牛马及杂物私相买卖”<sup>⑬</sup>。这种内外勾结的私贸造成朝鲜马匹大量外流。正德年间,朝鲜北六镇“牛马铁物转贸于彼人者甚多,而禁不能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22《仁宗》,第4册,第1379页。

②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5-76、116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6《世宗三》,第451页。

④ [朝]裴三益:《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汉城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册,第19页。

⑤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3《太宗二》,第230页。

⑥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1《成宗二》,第2册,第741页。

⑦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中《辛禔》,第61页。

⑧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48《光海君二》,第7册,第2922页。

⑨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38《宣祖十四》,第6册,第2303页。

⑩ 苏力:《原本〈老乞大〉历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⑪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下《恭让王》,第1册,第88页。

⑫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3《太宗二》,第217、252页。

⑬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8《中宗六》,第3册,第1123页。

止。”<sup>①</sup>在嘉靖年间,也曾导致“义州城中,牛马亦至于一空。”<sup>②</sup>然而同时也有义州边民大肆私贸“躯干壮大”的辽东之马<sup>③</sup>。中朝越境的民间马匹贸易存续期较长,虽然如此,中朝之间越境马匹贸易的规模总体上看并不大。

明代中朝非官方马匹贸易的规模与贸易量,在史料上都缺乏明确的记载。总的来看,明代中后期中国输往朝鲜的马匹要多于朝鲜向中国输出的马匹,对于朝鲜国内的马匹亏空状态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 三、清代非官方贸易:清马向朝鲜的大量输出

清代,中朝马匹贸易的基本趋势仍是以中国向朝鲜输出马匹为主的双向贸易,只是这种倾向更加显著,其频率与规模都明显超过了明代中后期。

#### (一)官方马匹贸易终结:从清人索贡到贡马停免

清朝以畜牧业起家,在顺治年间清朝就拥有大量马匹。清兵入关时,“从龙者不下四十万匹”<sup>④</sup>。经几十年的牧养孳息,康熙后期时满、蒙、汉八旗马匹超过139万<sup>⑤</sup>。由于清朝马匹资源充足,因此明代盛极一时的马匹输入贸易,在清代多呈现衰落状态。但这个衰落过程又不是刚刚进入清代就马上开始的。清初因为战争的需要,有过一个短暂的马匹输入高峰期,西部茶马贸易在顺治、康熙年间就曾再度兴盛。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入关前后也曾试图从东邻朝鲜获取马匹。

入关前,女真人就向朝鲜提出过贡马要求。天聪元年(1627)丁卯之役战罢议和时,后金向朝鲜索要的礼币中起初有“木绵四万匹,牛四千头,绵绸四千匹,布四千匹”及“济州马二百匹”<sup>⑥</sup>。但朝鲜方面一再表示国家屡经战乱,处境艰难,无法筹措大量的财物,尤其难以提供良马。结果在朝鲜抵制下,后来的礼币只有“木绵一万五千匹、绵绸二百匹,白苧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马一匹”<sup>⑦</sup>。入关后的顺治四年(1647),清政府向朝鲜方面提出在中江市购马一百五十匹,朝方回复“本国以马非土产,而兵革之后,加以疫毙,不得应副”<sup>⑧</sup>,从而拒绝了清方的要求。

清代中朝两国间的马匹贸易,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明代时朝鲜与女真人的马匹贸易,并将其发展为经常性和规模化的交易活动。清人立国前,女真各部曾长期向朝鲜输马,对朝鲜马资源情况颇有了解。鉴于朝鲜马匹严重匮乏,清廷在顺治年间就不再要求朝鲜贡马和卖马了。乾隆年间,清廷有“朝鲜小马,殊不堪用”之说<sup>⑨</sup>。清朝放弃贡马要求,当是出于对朝鲜养马业及马匹输出能力衰落的现实认识而做出的。

清朝在入关后不再要求朝鲜定期贡马,遗留下来的只有礼节性马匹赐、赠行为,相反,清帝经常对李朝君臣少量赐马。如顺治十年(1653),赐朝鲜国王“鞍具马二匹”<sup>⑩</sup>。康熙五十一年(1712),赏赐朝鲜国王骏马四匹,上副使各鞍具马二匹<sup>⑪</sup>。雍正七年(1729),李朝国王英宗因平定叛乱,蒙清帝赐予骏马<sup>⑫</sup>。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4《中宗二》,第3册,第880页。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7《中宗五》,第3册,第1086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7《文宗》,第2册,第469页。此处所说的“辽东之马”,应是明朝人经辽东马市由女真人手中所购的“胡马”,为蒙古马之变种。

④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⑤ 滕绍箴、滕瑶:《满族游牧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⑥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3《仁祖二》,第8册,第3306-3307、3313页。

⑦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3《仁祖二》,第3314页。

⑧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卷18《边圉典故·西北开市》,《朝鲜群书大系》,朝鲜古书刊行会,1912年,续编第21册,第423页。

⑨ 《清高宗实录》卷289,《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2册,第787页。

⑩ [朝]沈之源:《癸巳燕行日乘》,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8册,第106-107页。

⑪ [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249页。

⑫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51页。



朝鲜国王有时也向清使赠送鞍马,然而其赠马的次数远不及清帝赐马次数。尽管少量的赐马与赠马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足以表明双方物产的特点与多寡。清帝频频向李朝君臣赐马,与当时主要由中国向朝鲜输出马匹这一贸易趋势是大体一致的。

因此,在清代中朝马匹贸易中,使行、边市和民间越境贸易等非官方贸易形态更居于主体地位,而官方贸易比重则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 (二)清代使行马匹贸易:多数情况下是朝鲜使团单独的贸易行为

清朝赴朝鲜使臣的贸马活动仅发生于清初。顺治年间,清使赴朝常有八家商人随行贸易,其所从事的贸易活动被称为“发卖”,是一种强迫性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朝鲜商民因饱受欺凌盘剥,故对清使团的贸易行为极其反感。清使及八家商人曾在朝鲜的汉城及贡道沿途购买马匹、纸张、毛皮、烟草等。如顺治六年(1649),清使在赴朝回程中购买朝鲜雌马40匹<sup>①</sup>。但这样的情况持续时间过短。在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禁止赴朝使团继续从事贸易<sup>②</sup>之后,清代使行马匹贸易遂成为朝方单独的贸易行为。乾隆年间清廷重申禁令:“大马不准带往朝鲜,中有深意”,“嗣后不准将大马卖与朝鲜来使跟役人等,仍飭山海关一带并盛京边口弁兵严加查拏”<sup>③</sup>。清方对违禁贸马行为虽有缉查制止,但执行情况并不甚严格,难以杜绝朝鲜使团潜贸马匹。

由于长期缺乏优质马匹,朝鲜人对购买清马极其热衷。朝鲜对内对外都有贸马禁令,但朝鲜的贸马禁令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变通性,对从中国走私购买马匹,名为禁贸,实则纵容,尤其暗中鼓励甚至经常向朝鲜使团下达购买清马的指令性任务。如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李朝大臣张鹏翼奏请“贸胡马,以备战马”,李朝英宗即指令“马商则禁断,使行买来者勿禁”<sup>④</sup>。虽有禁止马商购买清马的规定,但因商人资本已经深深渗透到使行贸易之中,禁贸之法实际难以执行。使行贸易是李朝政府公贸易的重要渠道。受李朝司仆寺及尚方院、尚衣院、内农圃、内医院等机构的委托,赴清使团必须承担一些具体的采购任务,这已成为李朝政府获得马匹、丝绸、药材等特殊商品的必要途径。赴清使行时采购马匹的任务,主要由司仆寺派遣的马医、理马与使团的译官共同负责。顺治九年,司仆寺就“以二百金授赴燕译官,贸得骏马一匹”<sup>⑤</sup>。二百金相当于二十户朝鲜百姓家产,可谓为求良马不惜代价。康熙二年(1662)司仆寺想替换此前所买的老病之马,但因有朝鲜人潜贸马匹刚被清军抓获,再由使团购买很难做到,只好暂停使行购马,改在会宁开市时购买<sup>⑥</sup>。而清方禁止大马出境的措施也不无漏洞,无法长期断绝朝鲜使团贸马。如雍正六年(1728),就有八十余匹种马被使团购买并运到了朝鲜<sup>⑦</sup>。除了为政府潜贸购买清马,朝鲜使团人员也在途中私自买卖马匹以牟利。如顺治七年,仁兴君李瑛“以谢恩使赴北京,勒索其马于大同驿,其价为细绵二百五十匹”<sup>⑧</sup>。顺治十七年(1660),朝鲜“谢恩使伙内人金益同等买马四匹”<sup>⑨</sup>。乾隆十二年(1742),朝鲜年贡使跟役崔寿万等在京师“私买大马四十匹”<sup>⑩</sup>,在凤凰城栅门附近被清军追及“将人马一并拏获”<sup>⑪</sup>。而更多的时候,朝鲜使团人员采取躲避检查或以好马与被赐劣马调换等方法,将清马偷偷运

①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121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121,《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3册,第940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289,《清实录》,第12册,第788页。

④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8《英宗一》,第11册,第4432页。

⑤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孝宗》,第9册,第3820页。

⑥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146页。

⑦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147页。

⑧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孝宗》,第3808页。

⑨ [朝]金庆门:《通文馆志》卷9《纪年》,王崇实等选编:《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

⑩ [朝]金庆门:《通文馆志》卷10《纪年续编》,王崇实等选编:《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第241页。

⑪ 《清高宗实录》卷289,《清实录》,第12册,第788页。

进朝鲜。当时朝鲜国内对清马极度依赖,据称进入朝鲜的“良马多自北京及栅门后市”<sup>①</sup>,这与朝鲜使团的贸易活动有直接的关系。

### (三)清代民间马匹贸易:持续繁荣的边市马匹贸易与隐密的跨境马匹贸易

清代中朝边市贸易的规模和作用都远超明代。清代中朝边市有中江、会宁、庆源三处。从清初顺治年间到清后期光绪初年,中朝边市贸易持续时间长达230余年。

鸭绿江下游义州附近的中江,早在清入关前的天聪年间已两度开市。当时朝鲜方面态度消极,出市商品甚少,“牛则仅五十首,马则全不出于市”。清将英俄尔岱开市时“勒定物货之价,无异夺掠”,在义州“贸得物货六七百驮,搜括城中牛马,夺取府尹之马而去。”<sup>②</sup>顺治三年(1646),李朝政府适应两国间物资交流的客观需要,“从清人之请”<sup>③</sup>重开中江市。中江每年二月和八月开市两次,每次开市20天,凤凰城附近清军及辽沈地区商民与朝鲜人在市上开展易货贸易。清人在市上主要出售马、绸缎、布匹、毡帽等,朝鲜人出售牛、马、海带、棉布、食盐、犁、纸张等。初开市时,清商专购牛马,但因经过战乱朝鲜国内马匹流失严重,可供市上交易的马匹数量甚少,不久即变为清商以马匹从朝鲜人手中易换耕牛了。清代中江持续开市237年,计400余次。顺治年间中江已有马市,康熙元年(1662)以后又形成了私市。中江马市和私市交易的马牛数量均超过公市。朝鲜还通过中江市购买中国的驴骡,在中江输入“驴骡者必收三升布数匹”<sup>④</sup>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

图们江南岸的朝鲜城市会宁、庆源,因靠近女真人牧区,早在明代就有边境互市,双方商民均出售马匹以易换对方的其他物品;女真人易换朝鲜人的牛、粮食、纸张、盐、酱,朝鲜人则易换女真人的貂皮、土豹、鹿皮等物。女真人的“体大雌雄种马”<sup>⑤</sup>在明代就已是朝鲜重要的种马来源。清人立国后,皇太极于天聪二年(1628)三月,遣朴仲男、者老率领五十余人赴会宁交易,逼迫朝鲜在会宁开市。李朝政府以“马三十四入送”<sup>⑥</sup>。迫于后金的强大压力,当年12月李朝勉强同意在会宁开市。但此阶段李朝对会宁开市态度消极,交易毫无规制,时开时停,且两国间为开市事宜龃龉丛生。进入清代后,于顺治初年重开会宁、庆源边市,两市逐渐成为中朝边境最重要的马匹交易场所。

会宁每年腊月开市,庆源隔年正月开市,清方入两市贸易的主要是宁古塔、珲春、吉林等地的商民,朝鲜赴两市贸易的主要是咸镜北道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富宁、境城等六镇的商人。两市交易的物品,清方以马匹、皮张、布匹为主,此外还有羊裘、毛缎、针、剪刀、石镜、书籍等;朝方以耕牛、犁、釜、盐为主,此外也有布匹、马、纸张、稻米、扇、海参、笔等。会源两市贸易规模增长较快。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洪良浩谈到,珲春地区清人赴庆源市“数十年前交易往来者,车不过千辆,骑不过四五百。近年则车至四五千辆,骑亦如之。”<sup>⑦</sup>马牛交易是会宁、庆源两市私贸易中最重要的交易。两市的私市和马市开市时间虽规定为20天,但实际上却常延期至90天,可见交易量之巨。顺治年间,清人在会宁、庆源两市上喜欢购买朝鲜雌马。李朝政府唯恐影响本国牧群繁殖,便下令禁止雌马出口<sup>⑧</sup>。会、庆两市上还出现了往复循环式马匹买卖,清人从中大获其利。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有李朝大臣说“我马八九匹易一清马,彼人换去后,养成清马,还为持来,则又复如是交易,以此北路马畜渐空云”<sup>⑨</sup>。朝鲜人不善养马,导致其马业衰

①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218页。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5,《仁祖四》,第9册,第3471、3472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仁祖七》,第9册,第3761页。

④ [朝]洪大容:《湛轩燕记》卷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2册,第206页。

⑤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4《世宗一》,第317页。

⑥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六,仁祖六年四月,《朝鲜群书大系》,朝鲜古书刊行会,1910年,正编第8册,第604页。

⑦ [朝]洪良浩:《北塞纪略·江外纪闻》,《朝鲜群书大系》,正编第15册,第129页。

⑧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216页。

⑨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4《肃宗二》,第10册,第4223页。

落,这也是其在马匹贸易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逐利的朝鲜商民仍然大肆易换强壮的清马。乾隆二十九年(1764)李朝监市御使称,会宁每次开市能交易马三百匹<sup>①</sup>。洪良浩则称清商“持獐马来多至千余匹,我人以牛易之,骏者或以五六头换一匹。”<sup>②</sup>另一位李朝官员洪仪泳更夸张地说,会宁马市上清人“各牵其马,自关门出,扬鞭鼓蹶”,朝鲜牵牛换马者则“动以千万数,列于场边”<sup>③</sup>。高额利润吸引两国商人争相从事马匹生意,数量众多的清马经由会、庆两市被输往朝鲜。洪良浩曾在诗中描写牛马贸易的盛况:“会宁开市何繁华,马蹄牛角簇如麻,大牛四五易一马,紫骝青骢白鼻驹。扬鞭作队驱向磨天岭,尽归长安卿相家。”<sup>④</sup>清代前期,朝鲜不仅限制马匹外流,而且曾禁止清马与北马(朝鲜北部诸道所产马)销往朝鲜咸镜以南各道,以免因马匹过多流失影响北边军力。但这样的禁令又限制了南部诸道军队购置马匹,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李朝政府不得不解除禁令。雍正五年(1727)重新禁马南销,乾隆二十九年(1764)再度取消禁令。这样的禁而复弛,反而使输入清马的数量愈加增多。此后李朝政府不再严禁国内贸马,于是朝鲜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就较少见到了,而实际上大量清马仍在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输往朝鲜境内。直到光绪初年,两国官员均谓在吉林输入朝鲜的大宗货物中,马匹居于首位<sup>⑤</sup>。清代会宁、庆源两公市共出售耕牛30640头<sup>⑥</sup>。按康熙、乾隆年间牛马大致4:1~8:1的比价<sup>⑦</sup>,或有5000匹清马经公市被卖至朝鲜。而会、庆马市的交易总值,可能高于公市数倍甚至数十倍<sup>⑧</sup>。

文献中关于中朝越境民间马匹贸易的记载不像边市贸马的记载那样多,笔者所见到的此类记载仅有乾隆初年的两起:乾隆六年(1741),有清人禹胡与朝鲜稳城府官员吴世雍以人参易马,“给五两参……约买土产马三匹”。乾隆七年十月,“有彼人漂海者,其领来通官持马匹请买卖”<sup>⑨</sup>。这两例走私贸易分别是中朝间双向的小规模马匹输出。另外台湾学者张存武谈到有朝鲜商人在辽东潜贸雌马,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从凤凰城到山海关时常可以见到被这些商贩卖到辽东的朝鲜马<sup>⑩</sup>。

#### (四)马匹贸易的趋势与效应:以朝鲜输入为主的清代中朝双向马匹流动

清代是中朝非官方马匹贸易充分开展的时期,也是中朝马匹双向流动走势下朝鲜从中国输入更多马匹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清代中朝马匹贸易是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之间直接进行的贸易活动。朝鲜国内的养马业自明初向中国大规模卖马而出现衰落后,在明后期又因万历年间抗倭战争和清人在入关前的两次入侵而连遭重创,马匹供应呈现较大缺口,从中国输入优质马匹就成为其维持本国马业的必然需求。

朝鲜马业的衰落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减少,更体现在种马质量的持续退化。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济州马(即耽罗马)原本是外来马种<sup>⑪</sup>。但是在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与女真人的“胡马”和朝鲜本地乡马的不断杂交,已经成为混血马种。康熙四十一年(1702),济州岛上的“国马”有9372匹<sup>⑫</sup>,只及明初时的1/2或2/3。此时济州岛每年要向李朝政府提供贡马433匹<sup>⑬</sup>,而在明代前期济州岛提供贡马约700

①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217页。

② [朝]洪良浩:《北塞纪略·交市杂录》,《朝鲜群书大系》,正编第15册,第123页。

③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205页。

④ [朝]洪良浩:《耳溪集》卷2《会宁市》,四宜堂藏本,第11页。诗中的“长安”实际是指朝鲜王京汉城。

⑤ 郭廷以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1117页。

⑥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213页。

⑦ 徐娇瑾:《清代中朝图们江互市研究——以〈同文汇考〉为中心》,长春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⑧ 吴丽华:《清代中朝边境的互市贸易》,《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12期。

⑨ 吴哈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第11册,第4514、4520页。

⑩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121—122页。

⑪ 耽罗马是元初到济州岛的,号称“大宛马”。见[韩]金泰能:《济州岛略史》,东京新幹社,1988年,第69页。

⑫ [韩]李衡祥:《耽罗巡历图》,韩国济州市影印本,2000年,第107页。

⑬ [韩]李衡祥:《耽罗巡历图》,第24页。



匹<sup>①</sup>,可见济州岛马匹输出能力明显下降了。济州马的品质也在严重退化,其优越地位已经被数量甚多的“胡马”所替代。康熙四十年(1701)李朝大臣金构称:“近来我国无善马,济州及各牧场良品绝种”,军队马匹“非胡马则皆弩骀也”<sup>②</sup>。雍正六年(1728),又有大臣吴命恒谈到济州“牧场渐蹙,以致马种矮小”,提议买进良种马“牝牡各数十匹,……入送济州,留养取种”<sup>③</sup>,以使国内马业繁殖。而除了能从日本对马岛少量输入马匹之外,朝鲜能够大量输入的就是盛产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满州马(又称“穆棱河马”,朝鲜人则称为“胡马”、“獐马”或“清马”)。满人有着发达的牧业经济,所牧养的马与朝鲜土产的小马相比显得高大健壮且擅长奔跑,尤其适合用作战马。满州穆棱河马并非纯种马,而是与蒙古种马杂交的混血种马,但也有着与纯种蒙古马不同的特点。朝鲜在地域上靠近满州,要想使本国的马品种不至退化,主要办法是从满人那里引进“体大良善”<sup>④</sup>的清马。

应该看到,清代中朝间的马匹交易方式以易物贸易为主,其双向贸易的特点更为突出。中国从朝鲜买马,一是前期多于中后期,二是满族商民常常进行循环式马匹交易的商业运作,以获取更大利润。朝鲜从中国买马的动机较为复杂,既有国内军事、运输等行业对清马的刚性需求,也有商人贩马求利等因素。总体上看,清代马匹由中国输往朝鲜,远多于从朝鲜输往中国。朝鲜从中国购买马匹时,易换物品多样化,有耕牛、盐、釜、布匹、人参等。中国从朝鲜购买马匹时,则使用了皮张、银两<sup>⑤</sup>和优质的清马。在会宁、庆源的马市上,马价依照马匹品质优劣,随市场行情而波动。康熙后期清马一匹可易八至九头耕牛;到乾隆中期马价则明显下降,清马一匹只可易三至四头耕牛<sup>⑥</sup>。清马与朝鲜土产马的比价,有时似乎更高。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朝鲜私商以北马“换买胡马,胡马一匹之直,当北马十余匹”<sup>⑦</sup>。可见清马在朝鲜是非常走俏的。

清马被大量输入并广泛使用于朝鲜各地。首先是国王、大臣和将领的骑乘用马,其后是军队必备的战马,再次是驿站用马。朝鲜驿站系统使用清马颇为普遍,以至于当清朝使臣经过朝鲜北部的平安、黄海两道时,要换上咸镜、江原两道的本地马匹来临时代替原来的驿马<sup>⑧</sup>,因为不想让清使们看到被禁贸的清马遍及朝鲜国内的情况。清马也用于驮载货物和牵引车辆,但似乎朝鲜人更愿意将廉价的中国驴骡用于运输和农业生产。中江市上清驴的价格,仅为清马的一半<sup>⑨</sup>。乾隆十二年,李朝英宗命“义州府买(清驴)牝牡若干,放于闲旷牧场,……以为广殖之道”<sup>⑩</sup>。之后,将清马用作种马的情况就更多了。如乾隆六年,“故相臣吴命恒为取马种,买牝牡獐马数百匹,放牧于宣川身弥岛傍近小岛”<sup>⑪</sup>。乾隆五十八年李朝大臣郑民始又提出“国初亦尝广取牝獐马,分送济州及各牧场,以为取种之资。近来此法久废,牧场之无良种”。应“令马商辈毋拘贸来”<sup>⑫</sup>,清马也被放置于铁山府大溪岛和炭岛等处牧养繁殖<sup>⑬</sup>。

由于文献上没有清代中朝马匹贸易数量的相关记载,只能从朝鲜大量输入与广泛使用清马等情况来做大致的推测。上文提到乾隆年间会宁开市一次能易马三百匹。清代会宁开市230余次,估计仅经

①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卷19、卷20,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3年,第2册,第663、703页。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4《肃宗二》,第4197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8《英宗一》,第4423页。

④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293,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藏书,第47册,第2页。

⑤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118、119页,谈到了在盛京的朝鲜世子馆多次以银两买马的情况。

⑥ 徐娇瑾:《清代中朝图们江互市研究——以〈同文汇考〉为中心》,长春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⑦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4《肃宗二》,第4222页。

⑧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147页。

⑨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256页,附录四。

⑩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148页。

⑪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第11册,第4510页。

⑫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1《正宗二》,第11册,第4868页。

⑬ 尹永日:《朝鲜与清贸易关系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此一处即有六万多匹清马被输入朝鲜。若加上中、庆两市及使行、跨境民间贸易的马匹贸易数,总的清马输入量当有八九万匹。

进入光绪年间,近代自由贸易与海上贸易的兴起,近代战争中火器和步兵作用的增强,都给中朝马匹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光绪八年(1882),中朝两国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废止中江、会宁、庆源三处边市贸易,另在义州、栅门、珲春、会宁等处设关卡,听凭边民自由往来贸易<sup>①</sup>。此后丝绸、布匹、杂货等民用型物资成为中国输往朝鲜的大宗商品,马匹贸易遂退出中朝经贸交流的中心舞台。

## 结 语

明清时期是中朝两国间传统贸易<sup>②</sup>交流最密切的阶段,而彼时的马匹贸易乃中朝贸易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明清两代漫长的时间里,中朝马匹贸易虽然在贸易形态、贸易规模和马匹流向等方面经历了多重转换,但马匹交易活动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着,并始终在中朝整体贸易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通过梳理明清时期五百余年中朝马匹贸易发展演变历程,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影响中朝间马匹贸易发展的,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等诸多因素,这些也是形成马匹双向贸易的基本原因。明初大规模“朝→中”马匹贸易是缘于明朝军政高压和李朝政府对于“天朝”册封庇护的政治需要。景泰元年后官方大型和买马贸易停止,随即贸易方向发生逆转,马匹的主要流向由“朝→中”转为“中→朝”。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只能采取半官方和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输入马匹弥补亏空。此后的贸易中同时存在着李朝借赴中原朝贡之机潜贸马匹以充公用的“中→朝”贸易,以及使行贸易和商人逐利动机驱使下的“朝→中”边市及走私贸易。进入清代,中国东北牧业地区与朝鲜农耕地区的经济互补特征更趋明显,朝鲜对清马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输往朝鲜马匹的数量远大于明代中后期。经过二百多年的清马输入,朝鲜国内来自中国的马匹约相当于明代朝鲜马匹输出的总量,从而大致达到了跨越时空的贸易平衡。

第二,长期持续、友好互惠是明清时期中朝马匹贸易的基本特点,在贸易的不同阶段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官方贸易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是马匹贸易活动集中、规模大;二是组织规范、管理妥善;三是严守约定、互信可控,没有因贸易不顺利而发生重大冲突。非官方贸易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是以朝鲜从中国买马为主的马匹双向流动;二是马匹贸易渠道多样化;三是交易商品丰富,丝绸、布匹、耕牛、毛皮、人参、食盐、海产、米谷、釜等都可以易换马匹;四是自由贸易倾向较强,马价随市场需求而波动,交易相对公平合理。这些都为官方马匹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且有利于传统贸易向近代贸易的转变。

第三,作为特殊商品的马匹,在中朝关系及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马匹贸易为中朝间宗藩关系的确立搭建了桥梁,开通了两国间长期稳定的商贸联系。其次,中朝间的绢马交易,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江浙地区丝绸业的发展;牛马交易改善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东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再次,明代前期马匹过度输出对当时朝鲜国内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朝鲜在获得政治庇护的同时付出了巨大代价;然而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大批“胡马”输入朝鲜,满足了其国内在军事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对马匹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朝鲜商业、种植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郭廷以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3,第992页。

② 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贸易属于宗藩体制下的传统贸易,1895年之后中朝贸易转变为近代条约贸易。见王军有:《条约体制下近代中朝贸易关系研究(1840—1918)》,延边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